

政治论坛

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 国内冲突*

刘中民

摘要：在阿拉伯世界，族群、国家、民族、宗教多元认同的存在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认同深受多元认同的困扰。本文主要探讨了种族、语言、宗教、教派等族群认同对阿拉伯国家认同的挑战，分析了阿拉伯国家族群冲突的四种主要形态：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族裔群体的冲突；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阿拉伯国家的族群冲突反映了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存在的问题和遭遇的挫折。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国内冲突

作者简介：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3-0009-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研究”（08ZS35）、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SG039）及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项目阶段性成果。

一、认同的概念与阿拉伯“国家认同”所处的困境

“认同”与“身份”密切相关，在英语中同为“identity”一词。在中文语境下，身份往往意味着个体与他者相区别的个性，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认同更强调动态的选择与建构，是“行为主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主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行为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在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为自己定位。”^{[1]2}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认同与社会群体密不可分，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是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展开的，即个体认知到属于并忠诚于某一群体，同时也意味着与其他群体的边界意识或排斥意识。而某一群体对其群体特性的认同即群体认同。群体认同“建立在选择性的记忆过程上，特定集团通过共同的记忆来认识自我。……民族、国家、宗教、文化、阶级，乃至性别、语言，均是已经形成的集体认同，同时也可以被重新建构出来，集体认同是自我和他者建立的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

我的延伸”^{[1]2-3}。

从认同的角度看，中东地区的认同是由复杂的多元认同编织起来的认同网络。瑞士学者伊夫·贝松指出“中东地区是一幅由不同社区组成的镶嵌图案，是由简单或复合群体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网，它们忠于哪一方往往是由真正的或推定的宗族关系决定的。这些群体认为，这些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个人或社区在一个国家、在该区域、甚至更大实体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些关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宗教的、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有时还有社会经济的，而且常常重叠交错。”^{[2]140}这一论述充分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多元文化认同相互交织的复杂现实。

就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而言，不仅有赖于国际法所赋予的主权即对内的最高管辖权与对外独立权，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权机构与国家力量，更离不开国民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文化与心理认同即国家认同。“民族”一词的原始意义为“诞生物”，指诞生于同一地方的一群人，即具有同一血统和共同语言者所组成的社会集团。^{[3]5}17世纪以后，西方用“民族”指称主权国家的人民，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法国大革命到一战时期，欧洲经常使用民族指代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伴随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形成，“民族”成为一个现代政治概念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因此，“近代以来在欧洲形成的民族（Nation），……就是以本族为主体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就是以本族为主体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因此，民族的概念直接与国家的概念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治相关联。”^{[4]12}对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与国家认同（identity of state）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在西方，nation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生活在一国领土之内、统一于一个政府和一种制度之下的全体人民，即“国民”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或政体意义上的国家（state），或指他们的领土，即地理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卡尔·多伊奇认为，“一个民族（Nation）就是一个拥有国家的人民（People）”。^{[5]6}约翰·基恩认为，“所谓‘民族’指在某一给定的领土上，在共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下生活的居民”。^{[6]25}A. D.史密斯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一个在横向和纵向联系上一体化的、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它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利和具有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情感为特征的。”^{[4]13}这也正如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言：“在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民族’（nation）一词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明显地植根于政治领域。”“人们可以通过下列途径界定‘民族’（nation）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个可以用于它自己的方式显示它自己感情的共同体；而且一个民族它确实趋向于产生他自己的国家的共同体。”^{[7]179}因此，从以上学者的观点来看，对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即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

但在阿拉伯世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却远非西方经典民族主义理论所能概括。因为阿拉伯世界存在着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国家认同（identity of state）、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宗教认同（religious identity）等多元认同。当今世界的阿拉伯民族建立了22个阿拉伯国家，这种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阿拉伯世界，族群、国家、民族、宗教多元认同的存在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认同处在多元认同交织漩涡的中心：

第一，阿拉伯国家多是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内部往往都存在着以血缘、部族、语言、宗教、教派差异为基础的多元族裔群体，进而在国家的下位产生了族裔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使得现存的阿拉伯国家面临族裔群体自治乃至独立的压力与挑战；

第二，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超国家的概念，阿拉伯民族认同也是一种超国家的民族认同，因此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是一种同构性的认同，这突出表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政治思潮及其实践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对阿拉伯国家政治以及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影响，其内在的紧张和压力在于如何平衡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与阿拉伯世界的利益；

第三，宗教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层面，国家不仅面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中如何协调宗教与世俗之间关系，同时也面临不同族裔群体宗教与教派矛盾对统一的国家认同的分化与瓦解；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层面长期存在“泛阿拉伯主义”的“阿拉伯统一”与“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统一”的矛盾与冲突。

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看，阿拉伯国家由于处在国家下位的族裔认同与国家上位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的交互影响下，其国家身份的建构受到了多重压力与困扰，不仅对内影响其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且对外影响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复杂关系，认同的冲突构成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冲突的社会文化根源。当然，在更广泛的国家层面则涉及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与全球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深刻矛盾冲突。就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上述问题而言，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主要是对内面临如何协调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塑造出有利于国家统一与完整的国民认同，以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社会文化基础；对外则面临如何准确界定阿拉伯国家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定位以及对外政策的选择。鉴于文章的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讨族群认同对阿拉伯国家认同的挑战，而其他问题留待他文另作探讨。

二、族群认同困扰下的阿拉伯“国家认同”

除前文论及的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的观点之外，还存在两种关于民族认同的观点：（1）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民族文化的归依。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民族认同是民族分子对其共有文化在心理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依恋。^{[8]4-7}（2）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和文化体认。如安东尼·史密斯指出，现代民族必须同时既是公民的，又是族裔的。他曾经集中讨论过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community）的含义及其特征。他指出民族这个概念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而产生，或者可以称之为“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并主要有四层含义：首先，它是一个空间的或领土的概念，一个民族（nation）必须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并与其传统居住的土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民族是“具有单一的政治意愿的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laws and of institutions with a single political will）；第三，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即“公民权”；第四，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和公民的意识形态（civic ideology）。^{[9]11}因此，在史密斯教授看来，历史形成的领土、法律和政治制度、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的公民权利、共同的文化 and 意识形态构成了西方模式的民族构成要素。史密斯教授认为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他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nation）在概念上包括了两组特征，一组是“公民的”（civic）和领土的（territorial）；另一组是“族群的”（ethnic）和血缘家系的（genealogical）的，而在实际社会中两组内容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有的第一组比重大，有的第二组比重大。在族群概念中，民族是血统和文化的共同体；在公民形态中民族则是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体。西欧与东欧、亚洲的“民族（Nation）”现象的不同即在于民族两组特征的比例不同。^{[9]15}他对 ethnic community 的定义是：一个具有名称的、有着共同祖先和传说、共有的记忆和文化因素的人群；一种与历史的领土或家园有关的联系；一个团结的度量。^{[10]28}他还认为，西欧国家的民族模式为“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而亚洲和东欧地区则是“‘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el of nation），它强调的是人们出生的共同体和本土文化，在这种模式中，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领土；在情感上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对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9]11}因此，在他看来，“‘民族’（nation）

这个范畴可以涵盖‘族群’(ethnicity)。各地的‘族群’由于都比较侧重于它们的文化传统和血缘联系,所以在‘族群’定义的内容和词语翻译方面比较容易相通。”^{[11]151}

笔者比较认同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即国民认同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家的忠诚;一方面表现为对族群的忠诚。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复杂性。在民族构成单一或相对比较单一的国家,二者固然具有一致性;但在国民由多个族群构成的国家,由族群认同引发的政治问题突出表现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即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否存在矛盾乃至分离倾向,国家内部不同的族群之间关系是和睦还是紧张,是否存在族群冲突的可能和现实。

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彼德森的解释,ethnic 是从希腊文 *ethnikos* 经拉丁语转化而来的,是 *ethnos* 的形容词形式, *ethnos* 指民族(nation)或种族(race)。ethnic 最初用于英语时表示的含义是“非基督徒或犹太人、无宗教信仰的人、异教徒。”^{[12]10} 因而这一概念多少含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色彩,因此国内有学者反对使用族群的概念^[13];有学者则强调要慎重使用。^[14]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本文使用“族群”概念,并无任何文化与政治的偏见,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学术界使用的“民族”概念包含了太多的含义与层次,对应了西语中太多的名词术语。因此,本文选择使用“族群”这一概念来指代民族国家内部的具有语言、宗教等文化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在其概念的界定上,笔者比较认同巴尔特(F. Barth)的观点。他认为作为社会组织的族群(ethnic group)是“涉及社会文化差异的组织”;“‘族群’的身份是在社会互动的中通过‘自认’(self-ascription)和‘他认’(ascription by others)获得”;“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和边界有关:成员身份的特点和当事人自己用来评判本族成员行为的文化规范,暗示着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玩同一场游戏’的人。”^{[15]6}

如果根据种族、语言、宗教、教派等因素考察阿拉伯国家的族群构成,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若干族群,并在种族、语言、宗教、教派四个方面存在族群差异,尤其以苏丹、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等最为突出。正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在族裔、语言、教派等族群构成上的多样性,西方学者哈德森以阿拉伯、穆斯林、穆斯林教派等几个因素为标准将阿拉伯国家的少数民族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属于阿拉伯人但其宗教信仰不属于逊尼派的穆斯林;第二类,是阿拉伯人,但根本不信仰伊斯兰教;第三类,是穆斯林但不属于阿拉伯人;最后一类,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16]59} 当然,以上的划分更多地着眼于阿拉伯世界,对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并不一定具有完全的适用性,如在伊拉克属于阿拉伯人但不属于逊尼派的什叶派就不是少数民族。但从中足见阿拉伯国家族裔构成的复杂性。埃及学者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在《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一文中从种族、宗教、教派、语言四个方面对阿拉伯国家族裔群体差异的概括,为我们认识阿拉伯国家族群差异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清单。^①

中东阿拉伯世界在二战前后基本形成了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主义是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即社会动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工具。”^{[17]42}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民族认同为价值取向,以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建立民族国家为终极目标的心理情感、思想体系和社会实践运动,对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民族主义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完成了三大社会变革:第一,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第二,促进国内经济一体化;第三,推广世俗教育和世俗文化,加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18]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具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加强对民族起源和民族家园的历史认同;第二,表达民族的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础证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第三,为本民族提供维系民族价值体系的文化符号体系。阿

①参见[埃及]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2期,第75~77页。

拉伯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国家认同方面，也力图实现“基于共同认同的民族文化和‘公民神话’的发展”，各国高度重视发展民族语言（阿拉伯语），包括前伊斯兰时期在内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以及博物馆建设，如埃及、伊拉克和以色列也十分重视对古代史的研究，并将大量古代符号运用于现实之中。伊斯兰教也适当地得到强调，在君主时代的伊拉克、约旦、沙特和科威特等国，王室都宣称自己为先知的后裔，所有这些旨在培养共同的民族认同。^{[19]16}

但由于在阿拉伯世界倡导的泛民族主义产生了将少数族群边缘化的效果，如阿拉伯民族主义排斥非阿拉伯族群，泛伊斯兰主义排斥非穆斯林，从而在这些国家造成社会隔阂。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很自然地将文化、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纽带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而在“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和语言是国家、社会和公民资格的政治认同的支柱。从这个意义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阿拉伯世界中两种不同的认同范式各自对政治共同体的定义，排斥那些恰恰为另一种认同范式所包容的民族群体。”^{[20]77-79}这种认同矛盾所引起的族裔政治在多数阿拉伯国家政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在1958~1968年的伊拉克，在部长级以上的统治精英中，逊尼派的比例超过君主时代，达54%，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分别降到30%和11%。^{[21]282}而在一些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和巴林）执政的是人口居少数的集团（阿拉维派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政权推行的国有化和土改往往沉重打击了政治上居劣势的少数族群的利益。此外，族群问题不仅仅是宗教或教派问题，往往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部落问题等相互交织。^{[19]17}此外，一些中东国家采取无情的镇压手段对付少数族群，使矛盾更加激化，如伊拉克当局与库尔德人之间爆发的激烈的武装冲突。所有这些矛盾与冲突均反映出多元族裔认同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掣肘作用。

在中东政治发展进程中，尽管民族国家体系已经得以形成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家认同与公民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无疑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在部分国家甚至遭遇了深刻的挫折乃至失败。相对于脆弱的国家认同，人们更为熟悉和体认的是宗教、语言、部族、家族等传统的身份认同。中东民族国家作为外部强加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仍然无法与传统的亲缘性和庇护性的政治制度获得同等程度的支持、忠诚和合法性。^{[22]268}受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阿拉伯国家的国民普遍深受各种政治认同的制约。美国一学者对美国西北大学阿拉伯裔学生所作的关于认同问题的调查足以反映这一点。^①

三、阿拉伯国家族群冲突的主要类型

从1945年至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武装冲突占世界武装冲突的25%。^{[20]74}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态，一种为中东国家间的冲突，如阿以冲突、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第二种冲突为大国对中东问题进行干涉的武装冲突，如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第三种形态即中东国家的内部冲突，最为典型的有黎巴嫩内战、索马里内战、苏丹内战等。而第三种形态的冲突则多为族群冲突，即发生在某一国家内部，或者表现为某一族群与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或者表现为不同族群之间的武装冲突。部分中东阿拉伯国家一直存在着某种族群关系紧张的形势。其中在四个国家——苏丹、伊拉克、黎巴嫩及也门的族群关系紧张引发长期的武装冲突，使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的威胁。^{[23]225}阿拉伯国家内部

①See Stewart Reiser, "Pan-Arabism Revisited",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37, No.2, Spring 1983, p.218. 另参见田文林：《国家民族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整合》，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第27页。

族群冲突不仅使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以及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更直接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难民危机，成为威胁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参见下表）。

中东和北非国家国内冲突^①

| 国家 | 时期 | 伤亡人数 | 代价估计 单位 10 亿美元；1991 年币值 | 无家可归人口 |
|--------|-----------|---------|----------------------------|---------|
| 苏丹 | 1956~1991 | 900000 | 30.00 | 4500000 |
| 伊拉克 | 1960~1991 | 400000 | 30.00 | 1200000 |
| 黎巴嫩 | 1958~1990 | 180000 | 50.00 | 1000000 |
| 也门 | 1962~1972 | 100000 | 5.00 | 500000 |
| 叙利亚 | 1975~1985 | 30000 | 0.50 | 150000 |
| 摩洛哥 | 1976~1991 | 20000 | 3.00 | 100000 |
| 南也门 | 1986~1987 | 10000 | 0.20 | 50000 |
| 索马里 | 1989~1991 | 20000 | 0.30 | 200000 |
| 其他国内冲突 | 1945~1991 | 30000 | 1.00 | 300000 |
| 总计 | | 1690000 | 120.00 | 8000000 |

由于族群问题引发阿拉伯国家国内冲突可谓形形色色，复杂多样，但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族裔群体的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与张力，进而由于族群冲突引发国内冲突。从族裔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审视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其典型的冲突类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 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国家以主要族群构成为架构分割国家权力，进而使国家机构及其制度安排建立在族裔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的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力在各族裔之间的平衡，进而使国家权威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一旦失衡便会引发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乃至内战。这种冲突模式既与国家族群构成多元性及其矛盾本身有密切联系，也与殖民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遗产有关。黎巴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对国家权力争夺引发的持久内战可以说是这种冲突的典型。当前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逊尼派、什叶派与库尔德人之间难以平衡的权力矛盾，以及在后萨达姆时代日趋血腥的教派仇杀，似乎正在演变成这种类型。

(2) 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国家权力为某一族群所垄断，且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推行强制性的国家构建，引发族群关系的紧张，进而使某些族群与掌握现政权的族群之间的关系紧张乃至发生冲突。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族群关系就具有这种特征，国家政权为逊尼派，进一步说是为萨达姆的姻亲及其家乡提克里特家族集团所垄断。萨达姆政权为伊拉克的民族构建和国家建构采取了种种强制性的文化整合与政治高压政策，萨达姆的文化整合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第一，使组成伊拉克政治实体的形态各异的族裔共同体，变成一个公众统一体；第二，要通过展现伊拉克丰富而独特的民间传统，来增强伊拉克人在世界各国和阿拉伯世界中独一无二的意识；第三，依靠文化和族裔纽带把现代伊拉克人与远古先辈有机联系起来。”^{[24]34}在萨达姆以高压政策为主的国家建构中（最极端的莫过于对库尔德人动用化学武器），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处于权力的边缘，

^①资料来源：[埃及]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2期，第74页。

并以暴动和骚乱的方式回应萨达姆的独裁政权，不断因族群关系紧张引发国内冲突，而这也正是今天伊拉克族裔仇杀的根源之一。

(3)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族裔群体的冲突。此类问题在中东突出表现为国家在推行以主体民族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引发少数民族族裔群体的不满，引发少数民族族裔群体与主体民族和现政府关系的紧张乃至冲突。例如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两国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引发柏柏尔人的反抗；苏丹南部的黑人问题，主要原因也在于掌权的北方阿拉伯人推行阿拉伯伊斯兰化政策而引发南部黑人的反抗；埃及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发生摩擦与冲突。

(4) 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跨界族群简单地讲即跨国界而居的族群。这里所指的跨界族群主要是指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在毗邻国家的族群。在中东，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就属于典型的跨界族群问题，库尔德人为寻求自治与独立多次与伊拉克、土耳其、伊朗政府的冲突。此外，库尔德人本身也派别林立，内部经常发生冲突与残杀；由于他们经常以邻国的库尔德地区作为活动基地，由此引发邻国间的不睦和矛盾。库尔德人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非洲的索马里问题和苏丹问题也都有跨界族群的因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阿拉伯世界，种族、语言、宗教、教派等族群认同的存在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认同深受族群认同的困扰，其国家身份的建构受到了多重压力与困扰，使得现存的阿拉伯国家不同程度面临族裔群体自治乃至独立的压力与挑战。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使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遭遇了深刻的挫折乃至失败，并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从族裔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审视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其典型的冲突类型主要包括：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族裔群体的冲突、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因此，如何协调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塑造出有利于国家统一与完整的国民认同，以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社会文化基础，依然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一大政治课题。

[参考文献]

- [1] 何佩群、俞沂暄.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 [2] 伊夫·贝松.从民族认同危机看中东冲突[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1).
- [3]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变幻[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4]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5] Peter Alter. Nationalism[M].London: Edward Anold, 1994.
- [6] 约翰·基恩.民族、民族主义和公民在欧洲[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5(2).
- [7] Max Weber. The N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in Nationalism*[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 [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9]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M].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 [10]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Sources of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1]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 [12] 威廉·彼德森.民族性的概念[J].民族译丛,1988(5).
- [13] 朱伦.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J].世界民族,1997(3).
- [14] 郝时远.Ethos (民族) 和 ethnic group (族群) 的早期含义与应用[J].世界民族,2002(4).
- [15] F.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M].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1998.
- [16] Michael C. Hudson. Arab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7] 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8]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9] 黄民兴.论 20 世纪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J].西亚非洲,2006(9).
- [20] 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2).
- [21]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M].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 [22] Deborah J. Gerne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M].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 [23] Saad Eddin Ibrahim. Sects, Ethnicity, and Minority Groups in the Arab World[M]. Cairo: Ibn Khaldoun Center, 1994.
- [24] Amatz Baram. Cultur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Ba’thist Iraq, 1968-1989[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l Conflict in Arab States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dentity of Ethnic Group and Identity of Nation State

LIU Zhongmin

Abstract In Arab world, there are multi-identities of ethnicity, state,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that determines the identity of nation state has been puzzled by multi-identities in Arab stat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hallenges of ethnic identities including race, language, religion, and sect to the identity of nation state in Arab states, and analyzed four primary forms of ethnic conflicts: the ethnic conflict due to the power divis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ethnic conflict due to power monopolization by one ethnic group; the ethnic conflict between mai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e conflict because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pursuing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To some extent, ethnic conflicts reflected the problems and setbacks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Arab states.

Key Words Arab Countries; Identity of Nation State; Identity of Ethnic Group; Internal Conflict

(责任编辑: 钮松)